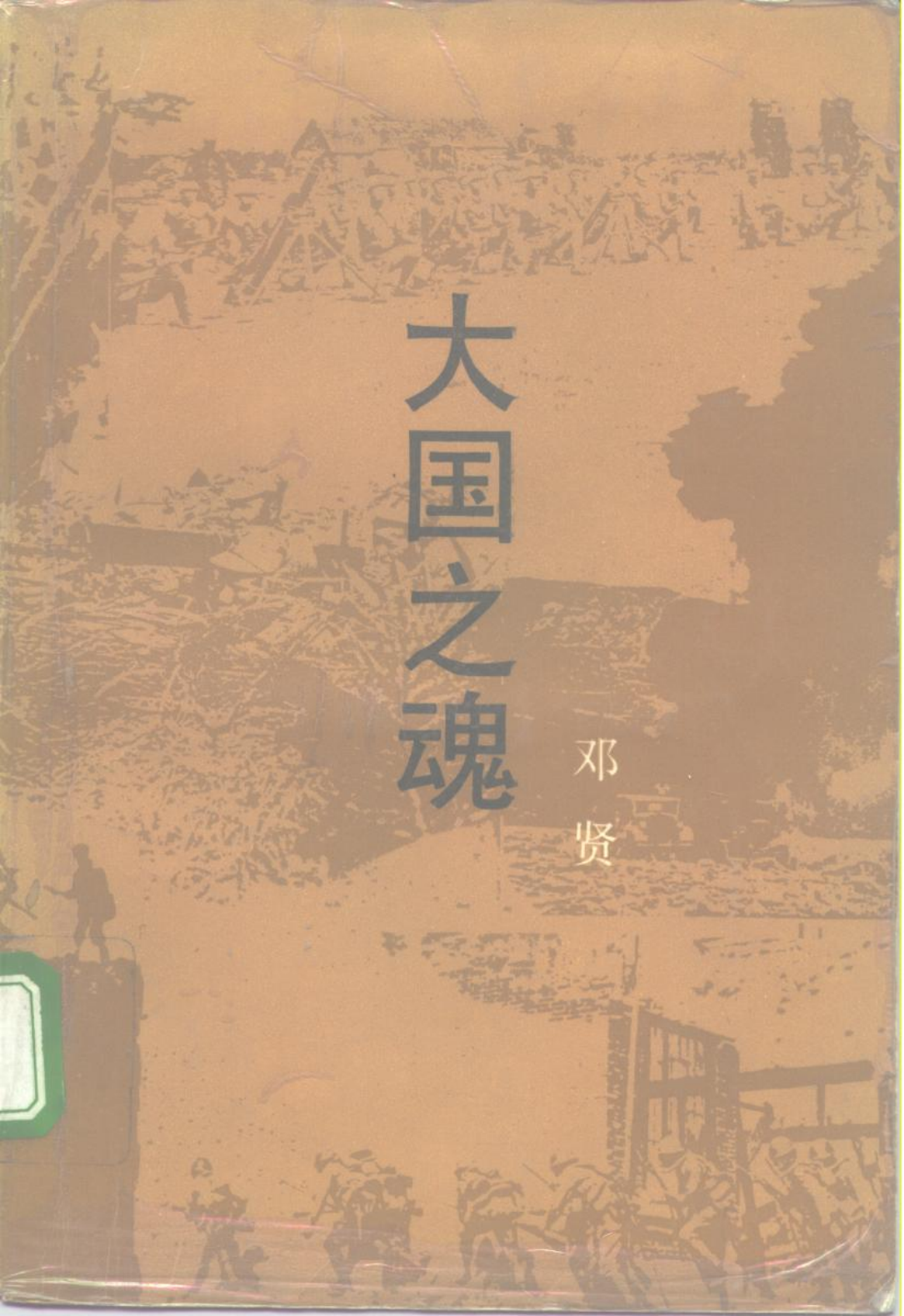




大国之魂

邓
贤

I 25
93

邓 贤

大国之魂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当代纪实文学和军事文学的一枝奇葩。

它记述的是一段历史，一段中华民族辉煌悲壮、可歌可泣然而却被冷落一隅、尘封多年的历史。

本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为保卫家国，中国远征军誓师出征，入缅抗日。数载浴血奋战，十万将士埋骨异国荒山。诟料岁月流逝，非但青史不垂，毅魄难归，甚而累及万千后代子孙。

作者为探寻历史真相，以父亲留下的战地日记为线索，查阅了上千万字的资料，采访了许多当年远征军将士，并数次考察旧战场，甚至越境深入异邦。然后以如椽之笔、大瀑飞泻的气势，描述了中国远征军由失败直至胜利的整个历程；揭示了中美英日等国围绕滇缅战役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斗争；成功地刻划了史迪威、蒋介石、宋美龄、孙立人、杜聿明等众多人物，并披露了美国曾计划暗杀蒋介石等诸多历史内幕；尤其是对日本军妓的专章描写，令人触目惊心，深刻地剖析了日本民族独特复杂的心理和性格及其与战争的内在联系，足令今人惊悚。

作品史料丰富，气势宏大，笔力遒劲，识见深刻，情节引人，实为同类题材作品之翘楚。

责任编辑：高贤均 洪清波 周昌义

大 国 之 魂

Daguo Zhi Hu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5}{8}$ 插页 2

199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420

ISBN 7-02-001314-7/I·1201 定价 6.60 元

谨以此书，向所有参加过第二次
世界大战并为反法西斯而战的人们：
活着或死去的，有名或无名的，士兵或
者将军，献上我的一方小小的墓碑。

碑文铭刻：

也许你们将被历史遗忘，
但你们创造的业绩永存。

——作者题记

目 录

引 子 历史的坚果	1
第一部 缅甸之战	7
第一章 缅甸风云	9
第二章 仰光陷落	27
第三章 金戈铁马	35
第四章 会战曼德勒	53
第二部 兵败野人山	75
第五章 大崩溃	77
第六章 上帝的声音	103
第七章 孤旅	120
第三部 无字碑	149
第八章 “驼峰”航线	151
第九章 迷雾人生	193
第十章 走出兰姆伽	212

第四部 太阳浴血	233
第十一章 观望与反攻	235
第十二章 松山大血战	250
第十三章 随军慰安妇	294
第十四章 焦土抗战	311
 第五部 魂归何处	 341
第十五章 攻克密支那	343
第十六章 功过千秋	401
第十七章 国殇之魂	423
 尾 声 天祭	 447
 后 记 历史不会忘记	 449

引子 历史的坚果

1

公元一九七三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一批日本客人获准访问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客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一祭日本士兵的骸骨。这个请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据说全体日本客人当即失声痛哭。

一九七九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开放的限度就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游客却个个愁眉不展。他们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了他们的视线。临行，日本人个个面西而立，长跪不起。

他们也是要到滇西祭奠亲友亡灵的。

我头次听说这件事，曾经长久地为日本人的执拗念头迷惑不解。我以为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而历史只不过是一缕轻烟；天空被阳光热烈照耀，大地到处有阳光、鲜花和绿草，那些日本人何以要执着地寻找失落的历史，何况是一页并不光彩并不荣耀的历史？

我回答不出。

准确说当时的我回答不出。我相信我现在的同胞大多数依然回答不出。

这便是后来不断促使我关注历史的一个原因。

2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阳光迷乱，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气势汹汹闯进家门。

那年我十三岁，家境优裕，心高气傲，常看不起弱小同学。我父亲是一名数学工程师，曾经师从于数学大师华罗庚，母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养尊处优的少奶奶。时代的风风雨雨虽然透过家庭的小巢给我幼小的心灵投下过几许阴影，但是风雨毕竟未曾掀翻过屋顶。

红卫兵个个目光如炬。经过天翻地覆的折腾，屋子里的东西都被宣布没收。为首一个女学生，穿一件洗白的旧军装，指着母亲鼻子喝道：

“你必须老实交待，你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母亲脸色煞白，跌坐在地。

从这天起，我们一家包括我三岁的小弟都成了大院和单位的过街老鼠。

清理阶级队伍，单位造反派把我父亲揪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天，邻家的孩子围住我，逼我念墙上的大字报。我抬起头，目光艰难地在墙上逡巡。我看见父亲的名字被打上了“×”，钉在墙上示众，一堆烙铁般的字块立刻灼痛了眼睛。

“……资产阶级……国民党远征军……残渣余孽……阶级

异己分子……”

我呲开尖尖的牙齿，发疯地嗥叫一声，扑向那些幸灾乐祸的孩子。

从此我身上和心里的伤口再也难以愈合。

3

小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光荣的梦想，渴望成为庄则栋式的世界冠军。我在省市少年乒乓球赛中成绩显赫，一九七〇年，我幸运地被选入少年乒乓集训队，登上通往理想之路的台阶。不料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军代表找我谈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初中第二年，我决心同家庭决裂，主动申请到人烟稀少的云南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在连队，我始终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加入组织作为生活奋斗的最高目标。经过不懈努力，我终于获得一张宝贵的入团志愿书。

支书找我谈话。支书是复员兵，性情直爽，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还有啥子问题对组织隐瞒了没有？”

我惶恐，背上出了汗。

“龟儿子，不要背思想包袱嘛！……你那个背时老子，你晓得不得，他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

“那个……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绝望地问。

支书吃惊地瞪大眼睛。

“唔老子！你娃儿连这个都弄不懂么……远征军就是国民党嘛！反动派，反革命……”

轰的一响，我的世界崩溃了。

我的父母始终对我缄口不言。父母的沉默使我相信他们确实对我隐瞒了什么，他们是有罪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有罪，他们还将罪恶遗传给了子女。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倍感绝望和孤独。

4

公元一九七二年，我从边疆到滇西办事，途遇坍方，阻于松山。无意中发现山坡上有国民党时期纪念碑一座。那是座坍塌的石碑，残破不堪，字迹多已无从辨认，岁月的尘埃正在悄悄淹没它。

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松山乃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曾有十几万中日大军在此激战。日本守军全部战死，国民党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石碑即当地民众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立。

我震惊不已。

远征军同日本人作战，血流成河？！……国民党也抗日？！……远征军……父亲……远征军……

……

过了许久，当我从恍惚中惊醒，班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走，山林一片寂静。夕阳西下，偌大一座松山，只剩下一个失魂落魄的我和那堆寂寞的断碣残碑。

我在山上果然找到许多触目惊心的战争痕迹：摧毁的工事，烧坍的地堡，弹洞累累的石壁和嵌在树干上的锋利的炮弹皮。我

还拾到一柄折断的日本刺刀和一把铜锈斑斑的子弹壳。这些历史物证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它们使我疲惫不堪。

是夜，我独宿山林。天上下起小雨，山谷里传来阵阵狼嚎，我守护着那堆断碣残碑，如同守护一个失落已久的历史旧梦。长夜漫漫，天地混沌，巨大的孤独伴随潮水般的黑暗袭击我，将我那颗绝望的心卷入无底的深渊。

后来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乒乓队，还入了团，我的父母笑容满面来向我祝贺。不料人们又开起批判会，我看见父亲悲哀的脸和母亲那双惊恐的大眼睛……突然吓醒，浑身火烧火燎地痛，巴掌一搥，竟拍死蚂蟥蚊虫无数。

我以为自己早已同家庭划清界限，已经不再痛苦，但是此时此刻我才省悟：原来我对家庭对父母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丝毫未曾死灭。我爱他们远甚于爱自己。

东方欲晓，云破天青，山林万籁俱寂。我从黑暗中站起来，浑身血渍，肝肠欲碎。我突然仰天长啸，目眦皆裂。一刹那，天地间回响着一头无家可归的狼崽子凄厉的咆哮。

这天早晨，我在一个近于疯狂的念头驱使下离开松山，走下公路，踏着冉冉升起的朝霞和遍地冰凉的露珠，带着满身创伤一瘸一拐地朝旷野走去。

从此，一个叫邓贤的知青从连队里失踪了整整一年。

5

十几年后，当我提起笔来重新审视自己这段并不辉煌的历史，我发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陷入悲观和绝望。尽管有时很痛

苦，也尽管心灵时常都在滴血在呼号，但是我始终在躁动，在反抗，在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哪怕路上遍布荆棘和燃烧着毒蛇般的炼狱之火。

我的父母，我的家族乃至整个民族又何尝不在苦苦寻找着什么呢？

这便是促使我走上写作之路的一个必然契机。

这也是促使我写作此书的一个历史原因。

第 一 部
緬 甸 之 战

第一章 缅甸风云

1

公元一九四一年，世界战局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

六月，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此后三个月，德军长驱直入。具有战略意义的莫斯科保卫战拉开帷幕。

十月，日本近卫内阁集体总辞职。东条军人内阁上台。

十一月，日本天皇在东京两次发布战争命令。日本战争机器全部开动。

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一天，日本飞机全面袭击西方盟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军事基地。仅仅一周，盟军损失一千架作战飞机和一百二十艘舰船，丧失战争主动权。

伦敦。首相官邸。

“爵士，这难道能算作坏消息吗？”大胖子邱吉尔从扶手椅上弹起来，激动地朝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嚷道，“嗨！日本人干了件什么蠢事——你想想看，往美国牛仔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单独作战了。”

八日，英国对日宣战。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当苏军作战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匆匆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向最高统帅报告时，早已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斯大林同志正在掩蔽部地下室昏昏欲睡。由于德军“闪电战”进展神速，苏联政府已经发布命令，随时准备放弃首都撤退到外高加索或者更遥远的西伯利亚去。

“什么?!你再给我念一遍!”斯大林忽然两眼放光，好像睡醒的狮子一样亢奋起来，“好极了，真是好极了!听听，这群黄脸猴子干得真不赖。”

他满意地搓着手，急速地走来走去，然后命令：“发电报给远东军区司令员，要他马上到莫斯科来见我。”

半个月后，苏联最高统帅部秘密从远东军区抽调三分之二的兵力，包括三十个步兵师，九百辆坦克和全部作战飞机投入莫斯科前线。远东方面只留下部分边防军与日本关东军对峙。

十二月十七日，英国首相特使、外交大臣艾登飞抵莫斯科，敦促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要求遭到斯大林愤怒拒绝。

此后，英美首脑多次敦促苏联对日宣战，均遭拒绝。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一直被保持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日本即将战败时，才被苏联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苏联是二次大战期间唯一一个对日本采取中立立场和保持外交关系的同盟国国家。

对英美盟国来说，太平洋战争初期无疑意味着一段充满灾难、耻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盟军到处惨遭败绩，狼狈不堪；日本人频频得手，取得一连串震惊西方世界的奇迹般的胜利。

战争头一周，日军占领泰国全境，迫使銮披汶政府签定城

下之盟。

十二月十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登陆。

十二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二十五日，香港沦陷，港督马克·扬爵士宣布投降。

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七万美菲守军放下武器，八万新加坡英军向三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仓皇出逃澳大利亚。日军乘胜南下，攻占爪哇、南苏门答腊和巴厘巴板。

纵观一九四一年及其后的亚洲战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这场战争区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局部：一个是亚洲东部幅员宽广的中国大陆（中国战场），另一个是南太平洋沿岸疆域辽阔的东南亚诸国（太平洋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动用总兵力不到二十个师团，约五十余万人；而在中国大陆，日军常年保持的兵力高达五十至七十个师团，总数超过百万人。由于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地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半数以上兵力，并且无休无止地消耗日本国内的战争资源，因此历届日本内阁都把中国抗日政府的存在视为心腹大患，千方百计试图予以摧垮。

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一九四一年，侵华日军就先后发动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累计出动兵力达七十万人。国民党各战区进行顽强抵抗，英勇反击，虽有较大伤亡和失地，但是基本上挡住了敌人的正面攻势。

与此同时，敌人还出动近十万日伪军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是年底粉碎敌人扫荡。

十二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东京电台多次发表对华谈话，敦促重庆政府“停火”，“媾和”。均遭严辞拒绝。